



韻語陽秋卷第十七

丹陽葛立方常之

古今詩話載杜少陵因見病瘡者曰誦吾詩可療令
誦子章觸髓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
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瘡矣其詩云患癘三秋孰可
忍寒熱百日相攻戰又云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
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醜屢
紅粧子美於此時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
靈於人而不靈於已也

山谷平生為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

眼欲載軒轅乞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論之
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
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境空莫作白魚鑽蠹
簡病者苟能知此其賢於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
生牽於習氣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為目害尤甚唐
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
能損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
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
眼且養真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
得見君也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於醫
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
自託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之
云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
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
醫卜隣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
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
弗通大方矜以誇已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退之云腦脂遮眼卧壯士大昭掛壁誰能彎謂張籍
也杜牧之乞湖啓云弟顛久病眼醫者石公集云

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為內障
則籍之所苦乃內障也

凡物皆可占非特著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既福
者莫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七摩
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
涅槃經云不以爪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
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哉
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
香倚釣機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

樹聳向白玉墀高艷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
也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之
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
於後園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
間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
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
傳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憲使王備來訪因
道詢語備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差者
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傳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
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

着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故因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以五星法準之
則知退之以磨蝎為身宮又云牛奮其角箕張其
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
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則知太陰在磨蝎
者主得謗譽東坡嘗援退之三星行之句以謂僕
以磨蝎為命殆與退之同病然觀東坡謝生日啓
云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
虛名則是東坡亦磨蝎為身宮而乃云磨蝎為命

豈非身與命同宮也尋常筭五星者以謂命宮灾
福不及身宮之重東坡以身命同宮故謗譽尤重
於退之職鑿坡而代言化鯨波而遠謫退之上祭
悴未至如是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所謂
知命者不為名利所汨而能安時處順者也後世
貪求之士不能自安分義徒知金印艾綬之祭而
不知苟得為可愧於是君平之肆許負之廬衣冠
盈矣劉夢得和蘇十郎中詩云菱花照後容雖改
蒼草占來命已通武伯奮長安述懷詩云聞說唐
生子孫在何黨一為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子所

謂命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一歸之命可以使人杜齊競僭逼之患蕭瑀非辨命論言人之既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人起修身累善之心二人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古今人賦棊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之詩也鴈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者歐陽炯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愛荆公贈葉致遠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

而摩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閑暇或事先和熨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摠攝或慙如告亡或喜如獻捷諱輸寧斷頭悔悞乃批頰可謂曲盡圍棊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南山詩讀之殆可齊軀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棊長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權三邊等句鋪叙類荆公而其它句醞釀處尚衆東坡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恣

貪欲於指顧爭勝負於毫釐業其者之常情而坡
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儵然者矣荆公亦有
棊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魯直詩云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又云
肉食傾人如出九藜羹飯我等朝三兩聯之意雖
不相遠然似不若前之句無斧鑿痕也漢書吾丘
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劉德謂格五棊行以塞法齊
書沈文季善塞其法用五子沈存中筆談云格五
即今之蹙融其法以已常有餘而致敵人於險酉
陽雜俎亦云於棊局中各用五子共行一道以角

遲速則格五也塞也蹙融也名雖不同其制一而
已彼蘇林以謂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未知
所據出九亦賭博之法詳見刑統

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候猶能諳
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有編有味此茶之佳者
也又云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
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雜以他物
煎之陳後山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
桂肺肝東坡和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
半已入薑鹽煎苦茶品自佳雜以他物適敗其味

爾茶性冷益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
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薛能鳥嘴茶
詩亦有鹽損添宜戒薑宜著更誇之句則知以鹽
煎茶誠無益於養生也

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為心兔毛為副心柱
道勁鋒鋟調利故難乏而易使白樂天作鷄距筆
賦云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雙
美是合兩揆相同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
得鷄距無以表入墨之功蓋亦燕而用之也近世作
筆專用兔毛而好奇者或屏兔毛不用更以他毫

為之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
禿亦有鹿毛而王羲之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錢
穆父奉使高麗得狸毛筆甚珍之嘗以分贈山谷
毛所謂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踈平生幾兩屐
身後五車書是也嶺表錄云嶺外無兔郡守偶得
兔毫令匠者作筆匠者偶因醉遺墜惶懼無以為
計遂以已鬚制之反佳其後遂戶科人鬚一合此
始好事者說爾

樗蒲用博齒五枚如銀杏狀各上黑下白內取二黑
刻為犢其背刻為雉故李翱五木經云樗蒲五木

黑白判厥二作雉皆作牛是也以盧白雉犢四為
王采取其全它八采為毗者惡其駁也按前史三
擲三盧如慕容寶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王思政之
擲印為盧劉裕之喝盧勝雉皆以為前途富貴之
先兆卒之其應如響亦可謂異矣鄭谷詩云能消
末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窟塗兩擲未離穰掇內
坐中何惜為呼盧然盧可呼而得官可倖而致乎
觀谷此言似未知安時處順者

傀儡之戲舊矣自周穆王與盛姬觀偃師造倡於崑
崙之道其藝已能奪造化通神明矣晏元獻公嘗

為傀儡賦云外眩刻瑣內牽纏索朱紫全並銀黃
煜煥生殺自口榮枯在握者可謂曲盡其態李義
山作宮妓一絕云朱箔輕明拂玉輝披香新殿闔
腰支不須更看魚龍戲終恐君王怒偃師是以觀
倡不如觀舞也然唐明皇好舞霓裳以至於亂杜
牧所謂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是也
漢高祖白登之圍以刻木為美人而圍解樂錄謂
即今之傀儡則是舞或亂唐而刻木或可以興漢
義山之詩異矣

楚詞云崑崙蔽象碁有六傳此分曹並進遊相迫此王

逸謂投六者行六者故謂之六博言以篋路作箸象牙為棊也而楚詞補注乃引列子擊博樓上謂擊打也如今之雙陸棊也予謂雙陸之制初不用棊俱以黑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擊之法故趙搏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鬪今六博既行六棊則非雙陸明矣

周官方相氏以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而儺以索室歐變謂之時儺釋者謂四時皆作也考之月令

乃作於三時而於夏則闕何耶蓋夏當陽盛之時陰沴不敢作故闕之爾今春秋無儺惟於除夕有之孟郊所謂驅儺擊鼓吹長笛疫鬼染面惟齒白暗中窳上拽茅鞭裸足朱禪行感上相顧笑聲衝庭燎挑弧射矢時獨叫王建亦云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皆謂除夕大儺也其塗飾之制若驅襍之儀與周官畧相類政和中徽宗新創禁中儺儀有旨令翰苑撰文時翟公巽當直其畧云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雜夏后鑄鼎以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被旨頃刻進入人服其

敏而工

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載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其詞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初不知壤為何物因觀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

韻語

卷之十七畢

韻語陽秋卷之十八

冊 陽 音 立方 常之

余嘗謂知人雖堯帝猶以為難而杜子美之曾老姑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矣杜輩於賤貧之日子美載其語云向竊窺數公然綸亦俱有次問寂少年虬鬚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唐史載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余嘗觀子美贈王珪使南海詩然後知史所書皆謬也珪之玄孫也謂珪為高祖其曰我之

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珙之高祖母乃姓杜非姓
李也其曰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珙嘗為禮部
尚書則尚書婦乃珙之妻非珙之母也故詩之中
章云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嘗肩輿上殿
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皆謂珙妻爾人
徒見詩中有翦髻之事有同乎陶母故謂珙母審
爾豈不與尚書婦之句相踈踈哉

寇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
句固以公輔自期矣奈何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
訪萊公 遺迹詩云江山養蒙後禮數困英雄執

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公以瓌竒忠諒之才而當路者祇以常輩遇之信
乎知人之難也李太白梁甫吟云大賢虎變愚不
測當年頗似尋常人蓋謂此也

先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臣為教官富季申為魯山
主簿而陳去非以太學錄持服來寓○先公語人
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黑也是時富在外邑則以
職事處之於城中列三人者薦於朝以為可用仍
以去非墨梅詩繳進於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
除京西漕屬寶臣亦相繼褒擢初寶臣字去塵○

先公一日謂之曰君廊廟具也宜改字寶臣取荀
卿輔拂之人為國寶之義且作序以述其意及三
人者俱貴○先公喜曰吾未嘗讀五官之書亦未
嘗究金書之義而能逆知其必大者獨以其所為
知之耳汝輩勉其在我者在人者不問可也先公
晚年寓居湖州之寶溪季申既罷樞筦亦挈家來
寓一觴一詠必與之俱季申軍有十絕其一云青
衫短簿汝陽天鶚牘當時誤為賢豈乏西樞了無
補還依丈席聽常編其二云冷陳花骨巧裁詩曾
把梅篇薦玉墀來說他年調日所事只今身已鳳凰

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參
木腹腴皆入篋知人誰過葛仙翁餘七篇不錄陳
君名恬字叔易有高節貧甚○先公命公庫以酒
肉薪米日給之嘗謝以詩云不是故人供祿米初
非縣令給猪肝養賢禮厚隆三簋拜賜恩深艷一
筆建炎初召赴行在直秘閣

張安道以異議出守宛丘次守南都蘇子由皆從之
游元豐初子由謫筠州酒稅安道悽然不樂手寫
詩為別曰可憐萍梗漂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
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十五年子由

方和其詩云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幙下賓
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王介甫蘇子瞻皆為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
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矜心
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
上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
是時二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如此
所以為一世文宗也歟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
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第年甚少未有知者
家有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

鳥戢羽異不敢呈文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
價矣

郭子稍李作小評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
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凄迷留友人詩云良友
間何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繫春渚昨
夢墜前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點紅兩
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
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巳必佳但
恐其中墮爾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社祁公之門歐公雖貴

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塵柄屢揮容請益
龍門雖峻許先登立朝行已師資又寧止篇章此
伏膺又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
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
升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
四首有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又云
今日江湖從孝者人上諱道是門生蓋深痛人情
之薄也其歐公之罪人哉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
年可謂極其褒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

許之為恨故作報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
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固與
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謂造語
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
蓋荆公之文因子固而授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
甫歸附歐公非一日也葉少蘊以謂荆公自期於
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
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榎
枿豫章槩白日只要匠石聊剪裁逢原既死之後

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
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庶
陞益巍七勢利寧無淡薄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盡
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踴七今何取天下鴻七昔已
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畱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
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
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云
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
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於壁云題詩
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遊言於東坡

曰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
甫矣

汲引之恩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人情
常也王穉恭沈蘇林秦而昭王以為相其後穉為
河東守者且雅之言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而高
祖用之其後賞無知者因平之言也唐馬周以一
芥草茅遭選太宗不累年而致位卿相皆由常何
之一言而身貴志得之時於何不聞有報何耶李
邦直詩云底事馬周身富貴不聞推寵報常何是
已張文潛詩云馬周末遇虬鬚公布衣落魄來新

豐一尊獨酌豈無意俗子不鮮知英雄蓋周維緣
常何之一言而其智謀忠亮亦自有以取之如疏
宗室世守居藩樂工鳴玉曳履皆切中時病者也
史臣至比之為築岩釣渭亦過矣哉岑文本云周
武有少色騰上必速但不能久其後周年止五十
志不盡行文本殆如著龜矣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甚一遊長安王維傾
蓋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已不肯
薦於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世
所希史載維私邀浩然於苑而遇明皇遂伏於床

下明皇見之使誦其所為詩至有不才明主弃之
句明皇云卿不求仕朕未嘗弃卿因放還使維誠
有薦賢之心當於此時力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愠
乃爾嘿上或者之論蓋有所自也厥後雖寵鳳林
之墓繪孟亭之像何所補哉

韓退之於崔立之尊矣立之所望於退之者宜如何
然集中所答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邪其曰幾
欲犯顏出薦口氣象硯硯未可攀又云東馬嚴徐
已奮飛枚臯即召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汲引
隱情惜已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宮以甲科起家至慶曆中
曾大父通議場真榜相繼及弟爾後世亦有人大
父清孝公余中榜先人文康公何昌言榜某黃公
度榜至小子邨木待問榜連五世矣當時尊長皆
有詩以紀慶 曾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何用富
金籛教子何如只一經慶曆科名今已繼更教來
葉嗣前馨先大父贈先人及伯父詩云廣場筆陣
數千人喜汝穿楊箭鏃親慶緒綿長時幸會文科
興復事還新昔年繼榜熙寧歲今偶同科紹聖春
從此莫教書種斷孫曾應復值昌辰文康公賜某

詩云兒曹春榜預言揚竊吹知難復士鄉黃綰未
能擣好語青毡偶幸繼前芳穿楊喜共東床客女
夫章傑同榜 攀桂同標北寺房聖世選才如華岳
積塵曾不愧毫芒予嘗贈邨詩云吾家五世十三
人競擢丹枝撼月輪慶曆賢科開後裔隆興儒業
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張帝里春從此
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子若孫若
曾孫在桂籍者於今已十有三人故言之於前長
子邨亦不廢學業故期之於後其他宗從登科者
甚多各有詩紀慶不暇錄

郊姪留意星曆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間斗為帝車
賦省試復以日星為紀三台色齊為詩賦題其所
為貫穿其石之學甚詳小孫女夜夢郊登樓至十
六級而止筮之為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果然
予作詩贈之曰張鈴走馘到金溪喜子文闈預品
題名字巍峩先藥榜詞章斐疊動文奎階梯已合
嬰兒夢星斗先分天老題後日臚傳當第一天倫
科甲尚為低時郊第邵正佐榜甲科第七人

孟郊落第詩曰弃置復弃置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
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籬

伴我泣海月投人警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
已云豈知鷓鴣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
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
通歎命云題詩怨還如心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
今因文字窮愁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
齷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
偶不遂志至於屢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
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詠非能自持者其不至遠
大宜哉

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例喝狀
元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
春來無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
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
鄭谷趙昌翰榜第八名也

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已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
公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投李給事云相知不
相薦何以自謀身投所知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
必私寧教讀書眼不有岳山花期投崔尚書云閉戶
十年專筆硯仰天無處認心梯媒如此等句幾於哀

鳴矣本事詩載裴晉公於興化里鑿池起臺謝賈

島方下第怨憤題詩亭中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

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枝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

知人皆惡其不遜則荀鶴之哀鳴猶為可伶也

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無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

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

當為子成此篇及唐佐頭廣州計借過汝陽見子

由特東坡已下世矣子由因為足成其篇云生長

茅間有異方風流稷下士諸姜適從瓊筦魚龍窟

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

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以知信東坡眼目長唐佐是
年省闈不利則有負於錦衣之祝矣東坡嘗書唐
佐課冊云雲興天際歛石車蓋凝臚未瞬潏漫霞
霽驚雷出火喬木糜碎玉響縷四墜日中見沫移畧
而收野無全塊今亦刊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
賦也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
中試與問諸天深為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
而東坡領貢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
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愁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

何責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
責座主歸過於已門生歸命於天俱一世之賢也
梅聖俞送方干下第云竭澤古所戒但保腹中書風
雷變有時且復歸孟豬送蔡駟下第詩云爾持金
錯刀不入鷲眼貫懷之歸河朔慎勿輒鎔鍛蓋人
士切於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所學以求媚於有
司此學者之大病也故聖俞以是戒之

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上出
九衢僮僕顏色異是生敬於僮僕也施肩吾及第
詩云今日步春早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

風色好是改觀於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
僮僕江神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衣未及換尚有
去年淚有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
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置得
喪於膜外者乎

文闈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為考官大陳
經史於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為考官開門徹棘令
學者自便如此則真賢實能孰辨耶予知其故矣
蓋自唐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啓而投卷紛
然率子之非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

為執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鍾管化為
君子舌此孟郊有祈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動
如浮海凡言似課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為此
杜荀鶴有祈於知己也而裴贄取之砌下芝蘭新
蒲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却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
烟一寸心此鄭谷有祈於知己也而柳玭取之舉
子祈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長慶初
錢徽為考官取鄭明等十三人以所取不當再
命白居易試孤竹管賦試者皆不知本事遂落十
一人而錢徽貶江州刺史當時詔書以謂浮薄之

徒扇為朋黨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則陳書徹棘之舉殆無足怪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八畢

韻語陽秋卷第十九

用陽萬立方常之

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磔鷄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穰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顧况歲日口號云還用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似亦不為無理

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
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
夢得云今舉楫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
原也詩曰沉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
均何年歌已矣哀謚振楫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
所謂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
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及考沈佺
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為禦
魑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
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為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

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
不得發火而異死以謂寒食始禁烟蓋當時五月
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
五月五日死而佳期王績以元巳為招魂之節者
亦豈是耶

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
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
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
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為寒食也或者乃謂
自冬至至清明九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

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
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烟之說盧象
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
為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烟一月周舉為郡
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祗禁烟三日子美清明詩
云朝來新火起新烟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
三日之後則知禁烟止於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
即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臘燭青烟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
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

百六店舍無烟官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時勅官
中許燃燭一百六在清明之前寒食之後是時已
無烟而官中燃燭乃一時之權宜爾或云龍星木
之位也春屬東方必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
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又未必為子推設
也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後禊禊
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
會於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群賢畢集遊目
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
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外登羲之之未達也

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於水濱
紹興癸丑與客泛舟修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
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筭自永和九年歲甲
子一週為晉義熙九年又一週為宋元徽元年自
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末徽四年開元
元年大曆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
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
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
春妍鄰曲饒勝士共開浮棗筵中流愜嘯詠隱浪
金壺偏紅芰初出水捧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
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痴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

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弦尺六細腰
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者傳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里與胡景吉叅鄭揚劉真盧真
張渾狄蕪謨盧正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
繪為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
樂天之為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餘將為九老會
未果而卒自後洛中諸公圖形者明僧舍文潞公
留守西都富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唐汝言王尚恭
趙丙劉几馮行已楚建中王名猗嫌言王拱辰張問
張燾司馬光共十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

凡詩所謂制舉者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并遐筭一席幾盈九百籌是也後潞公與程伯溫司馬伯康席君從之又作同甲會潞公詩所謂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是也潞公又與范鎮張宗益張問史炤為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離倫如今白髮遊河叟半是清明解綬人是也潞公以勲德享大羣功成名遂優遊臯壤日與賢士大夫譙笑而飲食起居端類少壯非天畀全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真

率會杜祁公在濉陽作五老會趙閱道在三衢作三老會各有詩詠傳焉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

主人歌無客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

陶淵明則不然各嘗為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北園樂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卧金羈倦客听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天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又命小青賦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有姿

曲相者然置酒送呂漳州詩乃曰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苦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如是則既不失賓客之禮而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為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為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醅新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

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酉陽雜俎載賈瑤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為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酉陽雜俎載鄭慙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為碧筒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為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醪醴之妙藉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可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他物而成者趙德麟

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嘆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耳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况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豉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鵝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者櫻筍也是二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

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兀修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櫻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之珍可知矣蒟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是也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餅蕪苞蘆是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而曾所食不過萬錢是劭之自奉侈於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慕是以姬孔為法以

管氏為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何如耶？以史為正，則劭所言誣矣。東坡樹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於口腹之間哉？

唐御食紅綾餅餤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十八人宴於曲江勅太官場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今冠家有蕭家餠飽、庾家粽

子、韓約、櫻桃、餠餤，又有胡突、鱸、麇皮、索餅之類，號為名食，不至於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餤之類也。

周顥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齏而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豕大身，難於割割；蚶蛤微命，易於烹熬。如是則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鍾岢嘗告其師何子李曰：車螯、蚶、蠟、眉目、內關、唇、吻、外、緘、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可、長、充、庖、厨、永、為、口、實、何、其、仁、於、大、而、忍、於、細、歟、山、谷、信、佛

甚篤而晚年酷好食鮮所謂寒蒲束縛十六輩已
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
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南為殺雞
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為割羊而轉經是豈愛
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无碍禪蘇張
行有為法亦各其所見爾

柳比婦人尚矣條以比腰葉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
以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為名白樂天
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
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

街頭樹擺撼春風只欲飛是也洛中里娘亦名柳
枝李義山欲至其家父矣以其兄遜山在焉故不
及昵義山有柳枝五首其間怨句甚多所謂畫屏
綉步障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之
類是也嗚呼天倫同氣之重共聚於子女揉雜之
所已為名教之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為詩章
顯形怨讟且自彰其醜遺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
窮人欲者無大於此如李商隱者又何足道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
鸞鴦在公子歸時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詩云簞

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於粉白黛綠之間也、坡復有贈張刁二老詩、有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益高矣、故其末章云、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御嫌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謂楊國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章亦言雲窓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此言不知為何人發也。

李白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云、遙看二桃李、雙八鏡、中開別河西、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紅靴之語、其斯人之徒歟。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及觀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髻付女奴、以授詹。

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固護其短飾詞而解人之疑歟嗚呼詹能義陳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愛於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賢而不能以貽親憂為念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句與聞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顛顛盡如今

却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於紙不須一向恨丹青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為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叙事而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法別人間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人君不能制欲於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奔南巢禍階末喜魯威滅國惑始齊姜妲己褒姒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毅夫詩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

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鑄范蠡之容哉而東坡范蠡詩云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坐得西施也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悵泣歌罷向陵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妓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為誰容沈佺期云昔

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祗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此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狠盜有神器實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於葬骨之地又使伎人着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嘔嚔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真名言哉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於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摹

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尔武帝秋風舞輦子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網繆眷戀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姒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柰何

宛轉蛾眉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竟聖明天子事景陽赴井是何人小說盧瑋孖情載唐僖宗幸蜀詞人題於馬嵬驛云馬嵬烟柳正依依重見蠶興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泥楊妃雖一時戲語亦無乃厚誣阿瞞乎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

卅陽葛立方常之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栖龍門中又云朝別凌烟樓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栖白鷺洲又云雞鳴發黃山暝投鰲湖宿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往來牛斗之間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白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為衣食所驅者也李陽水論白云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魏顓論白云携駿馬美妾

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
哉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
杜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信今何如陸馬諸
公携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
在於甫也何由美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云至
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寄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
爾謫仙人送竇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
謂人乃稱爾若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
通貴之士若謂卑之甚則稱爾以後三人皆非稱

孺之列蓋其詩格變態如是恐不繫重輕也

心醉六經尚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
不然書畫貴整而必取腐爛陳暗者以為奇器物
貴新而必取穿漏弁薄者以為異曰是古也乃不
靳賞費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耶書畫貴古猶欲
識其筆法之淵源以穿漏弁薄之器而珍之此何
理哉嘗觀老杜銅瓶詩云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
深其末云蛟龍雖缺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而
要厚賞自古而然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用三

翼為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者皆巨戰船也用為輕舟悞矣

寄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招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又有寄揚德逢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拆脩脩兩龍骨豈得長挂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華

華確確蛻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鉞抽稻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排雷車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露者廣也

瓢之為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揚子比之山岬文康公築室泛金溪上闔門十指朝糞暮鹽未嘗敢以貧為病嘗曰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少見慕賢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烟霧得瓢不飲惟挂樹又不學德義居虎丘帶瓢入市多騎牛分無玉甌囊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下瞰金溪新結亭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

金溪化為酒歲歲持瓢醉花柳

君子為小人誣蟻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於物以舒其憤如朱書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妬佳月篇云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污潔白支頤少待之寒光靜無迹燦燦黃金盤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即基在頰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取胡床居宮清操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受代携歸故其詩曰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洞庭双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双石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舊君故作詩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嗚呼泉石膏肓人士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為

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
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
也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
殺之則不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
謁韋臯於蜀郡暢感臯之遇已遂反其詞作蜀道
易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作而道義可為友也如張
鑑之於陸贄崔郭之於李謙是也魯直云逐貧不
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蓋有來處也老杜
過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山谷

所用豈苟云乎哉

鄭虔受安祿山偽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
里因善畫祈於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
中免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
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
之懷直道乎當是愛忘之言爾八哀詩亦云反覆
歸聖朝點染無條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槩蓋
傷之也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
死言房瑄之敗也瑄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

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為右拾遺會瑄罷相
上疏力救瑄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救
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
未相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
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瑄之章豈亦出
於私情乎

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曹操威蓋
世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輪作
而不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

事平視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為故人輪作左校
瀕於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上山松瑟瑟
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
肯少屈於操哉末篇又託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
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日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
爵遣信行修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
淵明告其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亦人
子也以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
初學記載王裒買便了為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

券而淚下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土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少陵柴桑之罪人哉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惟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為刺史王涯以資淺為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於樂天不免有隙德裕處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勸頌教用禮儀後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

宣宗大中年川德裕之謫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用遂納告毀林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為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為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為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繆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藁云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變源涇自為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驚廢典

自有时詩書付西京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子於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晤歎念斯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祖感彼行路眷焉踟躕蓋深傷之也長沙公於淵明如此而淵明乃以教載自任其臨別贈言之際有進篲雖微終焉為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謂賢矣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義掃地矣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况於盃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飲而盡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

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恐未歸情狂夫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色淒涼吞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簡帝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帝即迹也踈柳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藉也然當時能朋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態怪窮厄山谷云持飢望

路人誰能顏色溫余於子美亦云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老十絹百絲之饁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庶以四喪未舉而公見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薛毛粟施行自立山積之句其高誼蓋出於天資矣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面所獲者也

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飢後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後贈常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

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柰何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劔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為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也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終

重刊韻語陽秋後引

宋吏部侍郎齊國葛公所著韻語陽秋二十卷自漢迄宋凡篇詠之傳者輒為研覈其是非工拙而人品之高下時事之污隆亦間附焉不特為辭句評也公天資高邁文藻夙成為清孝公書思之孫文康公勝仲之子文定公邨之父也與弟立象竝登紹興戊午黃公度榜進士第父子歆向伯仲機雲時人慕之于時芮太史輝嘗叙其歸愚集云葛氏自通議公以文起家清孝

繼之文康始以文大厥聲吏部又以文掌
制于中興可齋復以言論風旨為時聞人
蓋其家學淵源通議清孝培其根文康發
其華吏部擷其英而可齋潤色而振耀之
其資深力以執蓋確論矣可齋即丞相郊
也其後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廷史稱良
相焉其書成於隆興中敷文閣學士武夷
徐公林為序其首簡而公亦自序之矣軋
道中部郎沈公珣又序其後而梓行之
世遠言堙學士大夫願見而不可得謹幸

生公後居同邑姓同譜矧文康寔葬由里
山觀音礪下而公父子伯仲皆嘗講學於
定山玉乳泉上松楸杲梓宛然在目其可
無傳乎近偶得之於里之而伏
讀之弗忍私也亟謀錄本以永其傳公諱
立方字常之所著有而疇筆耕五十卷方
輿別志二十卷歸愚集五十卷外制集五
卷此特其一爾先世居吾江陰之青島後
以文康守湖因家於湖之浚金溪云
正德二年龍集丁卯三月上澣謹識

右 氏 歐 子

歐陽文忠公集





